

(書) 澤村全書

澤村全書

第三冊



澤村全書發行所
澤村全書發行所
澤村全書發行所



(清)李光地 撰 陳祖武 點校

榕村全書

第三冊

●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八十八年



第三冊目錄

四書解義 / 一

春秋燬餘 / 三〇一

朱子禮纂 / 五九五



四書解義目錄

序一	……	五	中庸章段	……	三九
序二	……	七	中庸餘論序	……	六九
序三	……	九	中庸餘論	……	七〇
四書解義發凡	……	一一	中庸餘論跋	……	九一
大學古本說序	……	一六	中庸四記	……	九三
舊序	……	一八	中庸四記跋	……	一四〇
大學古本說	……	一九	敬鐫中庸四記書後	……	一四二
中庸章段序	……	三七	讀論語劄記一	……	一四四



讀論語劄記二

.....

一九〇

讀孟子劄記二

.....

二五一

讀孟子劄記一

.....

二二六

四書解義

四書解義目錄

序一	……	五	中庸章段	……	三九
序二	……	七	中庸餘論序	……	六九
序三	……	九	中庸餘論	……	七〇
四書解義發凡	……	一一	中庸餘論跋	……	九一
大學古本說序	……	一六	中庸四記	……	九三
舊序	……	一八	中庸四記跋	……	一四〇
大學古本說	……	一九	敬鶚中庸四記書後	……	一四二
中庸章段序	……	三七	讀論語劄記一	……	一四四

讀論語劄記二 …………… 一九〇

讀孟子劄記二 …………… 二五一

讀孟子劄記一 …………… 二二六

序 一

注經之難，難於得作者之心也。漢、唐以來，循章句，嚴訓詁，守之甚謹，故專門者各自名家，然於微言奧義，往往不能無毫釐之辨。至宋程、朱輩出，始能得不傳之意於遺經。於是簡編之錯脫疑似者，每以義理爲之更定，而學者多釋然意得，惟其與聖賢之心密合爾。論、孟舊本，列於學官，大學、中庸，載在小戴，自宋賢而獨揭以教人。大學自程子始更古本，朱子遂爲補傳，至著中庸、論、孟分章解義，亦多與先儒異者。然朱子今本大學，不獨爲陸、王之學者遞生駁難，即當時金華諸子，迄於元、明諸儒，雖恪守朱學，亦不能無異議。

族父文貞公，深潛純粹，沉酣六經、四子之書，上博漢、唐注疏，而一以程、朱折其中。患學者興疑於大學古今之異，而使前賢繹聖啓蒙之心晦焉。於是沉潛考核，仍其舊貫，然而誠明之旨，敬義之傳，其所疏通而發明者，與宋賢初無芒忽之差也。其他中庸、論、孟，章句意理，亦頗有所新得。生平屢削其稿，

不輕出以示人。戊戌還朝，乃手定其本，以貽子弟。既薨，余請刻諸吳下。大學曰古本說，中庸曰章段論，孟曰劄記云者，皆所以尊先儒，而避注釋之名不居也。

念惟族父以絕異之資，勤下學之功，博覽衆籍而必以經爲主，精研衆說而必以理爲歸，故能通古今之異，契聖賢之心。群經皆有論著，而於易、於四子，則其用力之尤勤者也。前年，承命纂修易經，得旨遂有朱子古本之復。而後經翼一還舊觀，上下一德，承學與聞，則所謂見而知之者。馥遭遇盛時，而忝弼教之任，於公又辱爲群從，受知最深。今日刻其遺書，思以螢爝增輝太陽，於啁嗣音鐘呂，則區區之誠也。康熙五十九年夏五，書於江寧官舍之立誠齋，族子玉融馥。

序 二

四書得子朱子集成，鄭、賈諸說，均如燭火之熄於太陽。勉齋、雙峰以來，矩矱繩繩，未嘗偁而改錯。姚江、增城，始創復大學古本之論。異旨歧途，攻者至今猶訖訖未有已。蓋官以是試，士以是學，四海同風，已歷五百餘年於茲矣。安溪師生朱子之鄉，自壯歲即受知聖祖皇帝，晉位綸扉，九五、六四，一德一心。其生平精力，盡在周易數種。他如洪範、參同、律曆、握奇，以及詩、騷、制藝，無不根本太極，貫徹陰陽；性命、天人，兼包原委。觀其恂恂訥訥，身不及中人，而體明用達，文治武功，近世儒者，實未能或之先也。

洎晚年，論定四書，大學則復古本，中庸章次段落，亦多與朱子未合。然反復尋繹，心體神會，方見與論孟劄記縷晰條分，脉交氣接，實有朱子所未及者。假令朱子復生，自當把臂，甚且撤席，斷不使居弟子之列。而師恂恂訥訥，若將不及，以爲主敬精義，存誠審幾，一皆推本朱子意。嗚呼！此之謂善繼其志，善

述其事，因與姚江、增城之旨判天淵矣。且昔鄭、賈諸儒，值秦灰漢駁之餘，斷簡殘編中，拾經書而紬繹之。朱子承周、程、張、邵後，大綱雖定，精義未彰。且游、楊而下，似是之非，日益淆亂。章句、或問、語類，矻矻乎舌敝指拊，始俾四書歷五百餘年不廢。吁！其功不較漢儒爲更難哉！

師獨早事聖祖，遇慶明良，入朱子之室，撤朱子之膜，俾歷五百餘年不廢之四書，一旦又別開生面，廣大精微，毫髮無憾。意朱子既爲其難，則生乎後者，較易爲力耶？余與陶子存軒，同出師門，余遲暮緣慳，以內外艱不獲多侍杖履。然靜念十餘年所以洗滌其心，潔治其身，雖早興起於豐川伯兄，實讀師書不無少進。

今存軒久掌豫章書院教，余適奉聖天子命，旬宣於茲。由春而夏，簿書鹿鹿，秋稍涼，始得偷閑握手，同商師學。謂此書之版雖鑄於浙，而江人士或不得見也。於是詳加較訂，急付剞劂，俾江人士知吾師黼黻宸宸，貽天下以飲和含德之休者，其來有自。而學之淡而彌旨，久而彌芳，即此四書一種，其他著述，皆當類推。余兩人雖不敢以勉齋、雙峰輩自任，要之非阿其所好，天下後世，凡有目者，可以共見也。雍正五年丁未秋，涇陽門人王承烈薰沐敬序。

序 三

四書之有朱注，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俾孔、曾、思、孟之道，常明於萬世。吾師李安溪，學宗紫陽，獨於大學則說古本，於中庸則另爲章段，似與朱子迥異。或者遂執朱子以病安溪，或則信安溪而疑朱子，成以爲皆非也。蓋宗者，宗其道也。朱子之道，即六經、四子之道。苟能融會貫通於六經、四子，而得其奧旨，則固不必襲之於章句之間，而道可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昔程子有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安溪之解義，乃自家體貼出來，而與六經、四子之道，二程、朱子平昔之論，若規矩、方圓之無不吻合者也，何嫌於異也！

是書也，方伯涇陽王復菴先生携之自湖北道署，久已心體神會，服膺弗失。成忝同門，特以授讀，並囑序之，以付開雕，嘉惠吾鄉後學，誠盛心也。顧成淺陋，未足以窺先師之藩籬，然潛玩久之，而粗得其梗概。竊以爲古本大學說，不

分經傳，與朱子異也。然首章必重格致，次章特揭誠意，與朱子歸重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未嘗不同也。如中庸之章段、餘論、精透明瑩，批卻導窾，論、孟之劄記，微言至義，廣大精微，皆善學朱子，而不害其小異也。雖然，此可爲知德者道耳。

明季講學諸公，大都陽儒陰釋，或顯樹朱子之敵，或陰操入室之戈，皆道不足而強言。豈惟朱子之罪人，亦吾師所嚴拒也。先朝惟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三先生，粹然無疵。然三先生之著述，未嘗依樣葫蘆，故曰「溫故而知新」。苟無新得，則記問之學而已。

安溪師紹朱子之心傳，於大學知止節，發出立志存心爲明誠之基，於中庸首章，發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致中和之功，皆指點親切，開示後學用功之要，不啻披雲覩日。故今日講章之遵朱，同而異者也。吾師之解義，異而同者也。學者苟虚心而實體之，然後知復菴與成之非阿所好云。雍正五年丁未秋仲朔，盱水門人陶成敬書於豫章書院。

四書解義發凡

門人陶成曰：「古本大學說，可當先天之易。朱子更定今本，可當後天之易」。

又曰：「古本大學縱使不錯不脫，經朱子更之補之，自是大學功臣。即果有錯有脫，經安溪說來，自是古本大學功臣。」

又曰：「古本大學不分經傳，安溪師照中庸例，以聖經爲第一章，誠意傳爲第二章。看來一分經傳，不容不更補。若不分經傳，則第一章反覆歸重格致，第二章特揭誠意，依然朱子重明善誠身之旨也。」

又曰：「程子有云，有天德便有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古本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俱次於『所謂誠其意者』後，即程子此意。蓋謹獨，誠意之功也，意誠則本立矣。所以明、新、止至善，盡在裏許，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

又曰：「中庸集註已披肝露膽，安溪師章段及餘論，又濯骨見髓，真奇書

也，讀之使人手舞足蹈。」

又曰：「師於中庸一篇，分十二章。首一章全起，一章全結。中間前五章，申明性道教之源流。後五章，申明致中和之功用。第六章，則承上起下，爲全篇之樞紐。理本易簡，令朱子見之，當如伊川服子厚西銘。與大學當得半年讀也。」

又曰：「成誦朱子論孟集註，四十年來，字字句句，無不體認熟習。今讀安溪師劄記，頓覺冰解凍釋。其間闡發奧旨，有朱子所未到處，真朱子之功臣也。」

又曰：「讀安溪師論孟劄記，如捧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令人起敬起畏，不敢作講章讀。」

門人王承烈曰：「朱子作補傳，謂程子之意，乃其所更定者，與二程皆微有不同。至易經本義、論孟集註，其與二程異處尤多。此正如孔子仁管仲，而孟子羞稱之；孔子賢伯夷，而孟子以爲聖，又以爲隘。蓋聖賢本原相印，若合符節，其間識見議論，多有不同者，或因時以相救，或推義而愈出，總成其爲聖賢